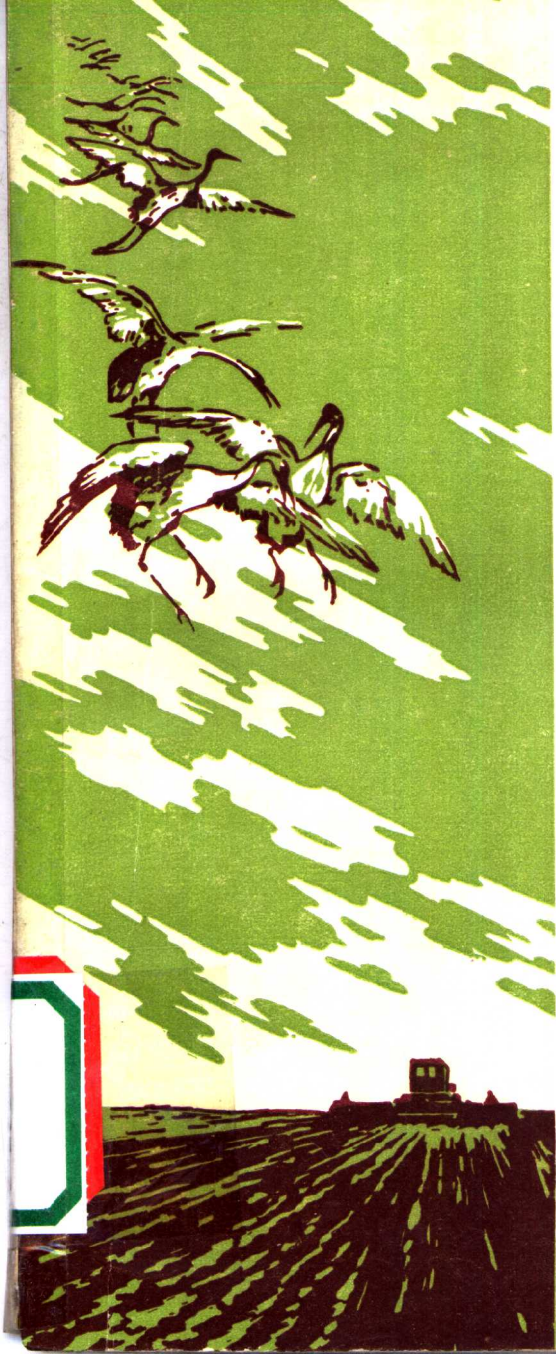


荒野里响起号角声

鐘涛 林子等著



荒野里响起号角声

鐘濤 林予等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 14 篇散文及短篇小說。內容全部是反映北大荒沸騰的建設生活。从踏荒、开垦、伐木，到开矿、修筑鐵路，捕魚、建設水庫等一系列丰富多采的生活，都作了生动而富有风趣的描繪。

書中的主人公，有辛勤的踏荒人員，勇敢的汽車司機，朝气蓬勃的、年青的拖拉机手，英雄的伐木战士……。他們大多是經過革命战争鍛煉的解放軍官兵，轉業来到北大荒后，又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向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，凶猛的毒虫野兽、危险的飘堡句子、没有人迹的原始森林……展开了頑强、英勇的斗争。北大荒在英雄們的辛勤劳动下，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它的面貌。

此外，書中对大家所熟悉敬爱的王震司令員，也有着生动的描繪。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老舍堂11号)。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3/8 印張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8,000 定价(4)0.31元

目 次

致讀者·····	北大荒文艺編輯室	3
----------	----------	---

荒野里响起号角声·····	鐘 涛	6
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

完达山下·····	石 震	15
-----------	-----	----

雁窝島·····	高瑞林	28
----------	-----	----

冰上行·····	林 峭	35
----------	-----	----

森林指揮員·····	参 天	44
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喧騰的森林·····	王主玉	55
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夜进完达山·····	罗 頤	64
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巨变中的矿山·····	方 文	73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閑話密虎綫通車·····	王 子	83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魚鱗閃光的日子·····	林 予	92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1958年冬天的北大荒·····	张 惟	108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和战士們在一起·····	苗 风	112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新来的党委書記·····	萍 青	117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楊发老汉·····	木 戈	124
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致 讀 者

在祖国黑龙江的东南角，完达山南，有一片土地肥沃、富饒美丽的好地方，它南边靠着兴凯湖，东边与苏联隔着一条烏苏里江，包括虎林、饒河两县全部土地和密山、宝清部分地区，这就是中央农垦部密山垦区。垦区面积有三万平方公里，1956年以前只有四万人，除县城附近少量土地已被开发利用外，辽闊的土地上野草丛生，一片荒凉，人們习惯地把这里称为北大荒。

没有一个到过北大荒的人，不惊叹这里的富饒美丽，它象一块未琢磨过的璞玉閃射着耀眼的清輝！看吧！春天冰消雪溶，綠草如茵，野花遍地，把大自然装扮得多么娇媚；盛夏季节，蓝天白云輝映，青山翠谷，碧岭綿亘，綠油油的原野上，放牧着馬群牛群，魚儿在水中万头鑽动，碧綠的豆苗麦苗异常茁壯；秋天，大地一片金黃，霜染紅叶，紅霞相映，象一幅絢丽的图画；冬天，白雪皚皚，銀装素裹，一片北国风光。更吸引人的是这里自然资源富饒，人們称这里的泥土是“黑色的金子”，千万年来腐烂的草根形成的黑土层，浅的七、八公分，有些地方深达一公尺。这里虽然冬季奇寒，但无霜期有130天左右，春夏天日照時間长达14至16小时，雨量适中，最适宜于大豆的生长，小麦、水稻、玉米也都能获得高产。垦区内江河湖泊密布，

盛产各种鱼类，烏苏里江的大螞哈魚，兴凱湖的白魚是馳名的特产。完达山是一座綠色的宝库，紅松、水曲柳、黃菠蘿等珍貴树木布满了山崗，蓄积量約七千五百万立方。人参、猴头、蘑菇、木耳是林中特产，山葡萄、榛子、山梨，滿山遍野都是，山中还有虎、熊、野猪、鹿、貂等野兽。地下資源尚未經過詳細勘查，已发现的有煤、鉄、螢石、汞、銅、鉻、鎳等矿产。

为了开发祖国边疆，讓沉睡在北大荒胸怀的宝贵資源开发出来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。1954年，鉄道兵8505部队轉业軍人五百余人，在王震司令員的指示下，作为先头部队来到北大荒，在虎林附近开荒建場。1956年，鉄道兵轉业軍人万余名进入垦区。八月，鉄道兵农垦局成立，开始投入开荒建場的艰苦战斗。他們来到荒无人烟的草原上，当时离冬天只有两个月，沒有房屋，土地还未开垦，連一条可供人行走的道路都沒有，粮食供应也很困难，人們放下背包，拿起工具，开沟排水，修筑道路，把树枝搭起棚子，盖上雨布，就睡在草地上，白天跋涉过泥濘的草地，踏荒烧荒，拖拉机不够就用人拉犁开荒，粮食要跑几十里路去背，沒有菜就喝盐水，风雨无情地吹打，蚊虫小咬疯狂地叮咬，当时沒有防蚊面罩，滿身都被叮起了疙瘩。夜晚，餓狼围着馬架子嚎叫，黑熊在开荒的拖拉机身边乱跑。这些在革命战争中鍛炼出来的轉业軍人們，以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，惊人的毅力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忍受着千辛万苦，战胜了重重困难，两个月开荒三十万亩，建筑房屋十四万平方米，經受了严酷的冬季风雪的考驗，渡过了1956年第一个不平凡的冬天。

1957年是建局后开始生产的第一年，由于坚决执行了中央农垦部党组指示的“边开荒、边生产、边设计”的方针，生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1958年数万转业复员官兵响应党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荒，他们的到来，使北大荒充满了青春的活力，草原上响彻劳动的欢笑，勇士们提出“向地球开战、命荒地献粮”的豪迈口号，向大自然展开了激战，用勤劳的双手，写下了动人的诗篇。

北大荒文艺编辑室

荒野里响起号角声

鐘 涛

幸福村周围的荒地快要开垦完了。队里組織了个踏查組，到朱家亮子以东去寻找荒地。踏查工作对开荒說来，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象打仗要事先偵察一样。土地如果不落实，会影响领导上的工作安排，机車道路看得不准，会造成陷車、窝工事故。听说我也是踏查組的一个成員，兴奋得有半个晚上沒睡着觉。来到北大荒三四个月了，原始的北大荒面貌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脑子里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印象，自己既是建設北大荒的一員，将来人家問你：你們是把什么样的一个北大荒，改变成这个人間乐园、共产主义新村的呢？可我只能說：什么也沒見到，我来的时候，最早的垦荒者已經把它的面貌都改变了，这該多难为情啊！

我們刚到幸福村的时候，当地的老百姓就告訴我們：这里是最后的一个村子了。不仅公路到这里打止，連田間小路离村不远也到了头。朱家亮离这里有二十来里地，当年有些打魚的人在那里搭了两間馬架。如今打魚人也不在了，只有住在老山林子里的人，一年里有一两次打那儿路过，回村里来办一点盐，买点烧酒，扯几尺布回去。我們要去踏查的地方，离朱家亮还很远哩，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，除有几条等高綫外，

便是一片空白，恐怕很难找到一点人迹了。

伙房为我们赶着烙好几十斤餅，每人备一个軍用水壺，当天下午，就收拾好出发了。头一段路程，我们还是沿着自己刚开垦出来的土地走的，有些地耙过几遍，播上了荞麦，满眼的小白花，真叫人感到亲切，以后的一段路，就是一片荒野了。在这个分界綫上，踏查組的人，象約好了似的，都停下来休息一会，好象我们要离开故乡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似的。真不是怕太阳落了不好赶路，还真不想动身哩。

第一脚迈进荒野，我们就只靠一个小小的指南針走了。草齐胸脯深，十步开外，只看到前面人的帽子。幸好我們中間有个老江，他是从鐵道兵复員下来的，54年第一批就到了北大荒；他进山里伐过木，在刮烟儿泡的大风雪天里打过围，給北大荒第一座新房上过梁，踏涉过沒有人走的大水堡……他知道这里有条冬天进山拉木头的爬犁道。听说有路，我們可高兴啦；在那不是樺条、就是寒柳、再不就是塔头草的荒野里乱闖，真够費劲的，比平常走路多花三倍的力气还不止哩。可是好容易找到爬犁道，也并不象开始設想的那么如意。实际上它已根本不成其为道了，同样深的草，同样沒有人迹，同样需要把腿抬得老高老高的。但是，我們还是順着这条道走的。說也奇怪，这条道，只拉过一冬天的爬犁，樺条不长了，寒柳也不生了，連塔头草也給削平了。光长那茎长叶大的茅草。一到夏天，揚起象芦花一样銀灰色的細穗，老远就把它和荒地区別开来。走在这条路上，你就用不着时不时地去看罗盘，用不着东弯西拐地走許多冤枉路，而且在这浩瀚无边的荒野里，找

到了依托，能够設想自己所处的位置，对踏荒的人說来，这条原始小道，真还有不小的功劳哩。

我們到达朱家亮子的时候，天已傍晚。馬架子几乎完全被蒿草野麻埋沒，走到跟前，才看到一个被风雨浸蝕得发了黑的茅草屋頂。拨开深草，鑽进漆黑的門洞里一看，里面只有半鋪倒塌了的土炕，上面結滿蛛网，鍋台角里突起碗大个蘑菇。这时，蚊子已經开始出动，荒地里的蚊子，胆大得惊人，轟都轟它不走；太阳落山的时候，竟成团成把地向你扑来，一巴掌能搓死十多个！我們的老江，处处都显出是个老手，連熏蚊子也是专家。他割了几把野蒿，順着风向，一会儿，团团滚滚的白烟，卷进屋来，一下子，蚊子都跑得沒踪沒影了。

馬架子紧靠一条小河，河心里残留着几条打魚的木桩。河岸上有过路人在这裡作过飯的痕迹，坑里还剩有烧焦的木头，从黑灰的浓淡上看，这些人在这裡住宿还不是很久的事情；大概是什么勘测队来过吧！最近，各部門的勘测人員，有測量水文的，有研究土質的，有了解森林的，也有采集矿苗的，再加上我們开荒踏查土地的，就象对北大荒撒下了天罗地网，馬上就要向它发起全面的进攻了。看来，沉睡的北大荒，用不了多久，就要被逼得把所有的力量貢獻出来啊！

我們終於搶在天黑以前，在馬架子前面砍出一个小小的院落，在人家挖好的露天坑里，不是埋鍋而是埋下一个脸盆，烧了一盆开水，就着干餅，吃了一頓香甜的晚餐。那时，夕阳正落，天边一片紅霞，小河上浮起白霧，对岸远远的几丛树，衬着干净得透明的山影，真是一幅絕妙的图画。当时就有人說：

可惜我們中間沒有人會畫，這樣好的景色，畫下來給內地人看看多有意思。其實，豈止這山水值得描繪，這些開發和建設北大荒的人們，他們的生活、理想和作為，不是更為感人的詩篇么？

第二天，我們又劃成兩個小組，分途出發踏查：一路順着爬犁道徑直往東，一路往南折向火石山，找到地圖上標出來的一座三角架為止。老江和我走第二路的。在爬犁道上走時，到底還是前人走過的地方，但這裡卻根本沒有人來過，即使是勘測人員也未必走到過。就象我們這些踏荒的人吧，我們眼裡看到的，腦子裡想到的，都是：哪片地可以開，哪片地現在還開不出來，哪片地多大，可以開出多少畝，哪片地含水量小，機車翻地不成問題……我們注意得最多的是“植被”情況，看這塊土地上都長些什麼植物，從植物的顏色上要分辨出哪是樺條、哪是寒柳；那在太陽光底下泛着銀灰色的是靛藍草，底下准藏着個大水泡；那挑着小旗的是葦子地，匯在裡面的水也不淺，不加措施，一時也開不出來。但是如果有人問我們，在你們路過的那裡，有一座森林，裡面都是些什麼樹？這一下就問傻眼了，誰知道是青楊木，還是小白樺？是臭楊，還是紅松？相反，森林勘測人員也未必會留心那裡的塔頭草的。看來，我們要去的方，真是開天辟地以來就沒有人到過的蠻荒了。

這天清早，太陽還沒撕破東天，我們就出發了。北大荒夏天的早晨，霧氣很大，露水很濃。我們還沒趟幾個水泡，身上就已濕透，胸部以下，幾乎找不到一絲干紗。但我們的注意力，很快就被一個新的發現抓住。在我們前面，是誰踏開了這

么多的小路？有些地方，杂草还是刚被踩倒的，连露水都还没干；特别是在一些水泡里，脚印最为清晰。狼的脚印是梅花瓣的，野猪的脚印和猪蹄一样，有麝子的细小蹄痕，也有狗熊的肥重脚印……真是道路纵横、兽迹遍地。可是这么多的野物，除了时常从草丛里扑楞楞地飞出一只山鸡，或是突然地撒腿窜走一只母獐以外，被打围的人描绘得那么离奇的猛兽，怎么我们一只也没碰上呢？也许，它们的所谓凶猛，只是因为胆小吧！

北大荒夏天的中午，也是怪闷热的，特别是在深草里走着，连风也吹不透。这时候，如果只就走路方便来说的话，倒更喜欢在水泡子里趟哩。我们从清早起，一直不停地走着，只在简单地画地形的时候，才站下那么一两分钟。特别是在塔头草地带走时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几乎是用身子量过去的。路也许走得并不多，但人确实有些累。装在长筒胶靴里的脚，泡子里的水没把它浸湿，身上出的汗倒把它泡白了，象捂在蒸笼里一样地热得难受。

我们挑了个榛子林，脱掉靴子，坐下来休息。那时，正是榛子成熟的季节，满山满野，到处都是榛子树，这是一种小灌木，不到一人高，成熟的榛子，成拳地包在花一样的萼托里，一把就能摘下三四颗来，新鲜的榛子仁，真是香甜极了，踏查的时候，一边走一边嗑着榛子仁，连香烟也可以少吸几支，拿它来就干粮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。只可惜它不解渴。我第一次参加踏查，经验少，带来的一小壶开水早就喝光了，这时渴得嘴唇发焦，舌根发涩。老江瞅着我那狼狈的样子直乐，取下他的

水壶来讓我喝，我怎好接受这种好意呢！这时候，誰还不是样！

“別客气了，这里又不是沙漠，要是在克拉瑪依，我早就不会叫你把带的水喝光了！”他总是什么事都有办法，把水壶搬在我的脚边，自己就找个水泡，掘了个窝儿，趴在地上喝开了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，跪在地上，两手分开撑着，只讓嘴唇輕輕地碰着水皮，因为稍重一点，水就攪混了。这里，水的顏色发紅，即使在我们的“基地”村子里，从好几丈深的井里打出来的水，也是这种鉄锈般的顏色，很多人認為，也許这一带地层里埋藏着什么特殊矿产吧！

我們沿着預定的路綫繼續前进。太阳偏西了，筆記簿上已画了不少記号，数字也越加越大，我們編出許多地名，来称呼这些沒有人来过的地方，象“两棵樹”，“月芽灣”，“樺樹林”，“团圓島”等等……。說不定，被我們命名的这些地方，不久就将在人們的生活里，占据重要的位置哩！

下午三点多鐘的时候，我們終於找到了三角架。在內地，这种标志位置的三角架是很少見的，北大荒就比較多了，有許多現在已經具有大城市規模的地方，也还保留着这种东西，象密山的北大营山上，虎林清和鎮南都有……。但早些时候，我对它們还是很淡漠的，脑子里絲毫沒有留下印象。现在，在这样的荒野里，在一整天見不到人迹的地方，找到了它真象碰到了亲人！那沒有經過創制的木头、简单的結構、用珠砂和瀝青涂在上面的字迹、标明这座三角架的年月和建立它的单位名称都深深地激蕩人心！設想一下当年到北大荒各地去建立三

角架的人們，今天當他們重到繁榮的密山，突飛猛進的虎林，象雨後春筍一樣在北大荒各地茁生的大小村鎮，成幾十萬頃的土地……他將發出怎樣的感慨呢？同樣，在這一座三角架跟前，誰還懷疑幾天之後，大片土地就將開墾出來，說不定就在那里，在全民辦鋼鐵的潮流里，很快也會豎起沖天的高爐！朱家亮的破馬架子跟前，修起魚產品加工廠，破木桩處拴着馬達捕魚船，荒野轉眼就成耕地，爬犁道鋪成柏油馬路，水泡子挖成河渠，樺樹林修成托兒所，團圓島建起水上公園，小河沿岸架起電綫……這一切，不都已是近在眼前的事麼？開墾北大荒的人們，不正和全國人民一起，用着驚人的步伐，向共產主義邁進麼？他們，在書寫着現代神話啊！

早就應該往回返了，等把圖畫完，已是下午五點，雖然這裡夏天太陽落得晚，但天黑前趕回朱家亮還是很難的。晚上，在這樣沒有道路的野地里亂摸亂撞也是很危險的，我們只有兩個人，而且沒拿武器啊！

還沒過午的時候，在我們東南不遠的地方，就已發現燒荒的白煙。當時，我們的思想一直貫注在踏查上，現在這燒荒的地方，顯得更近了。我們隊里的機車，還在幸福村作業，踏查組的另外幾個人，應該在我們北面，因此可以肯定，這荒是兄弟場里的人燒的。他們跟我們這麼近了！看來，這場決定性的歼滅戰很快就要會師了哩！見那荒火很近，倒不如向他們靠攏，比摸黑返回朱家亮要有把握些。

我們商定就這麼办了。可是走不多遠，前面忽然橫出一片灰茫茫一眼望不到邊的大水泡！水泡里漫生着葦子和靛藍

草。

怎么办呢，是繼續往前还是往回返？說真的，我沒來北大荒前，从一篇文章里，就看到介紹北大荒的“飄堡”的故事，它被渲染得那么神秘，老百姓出門還要帶竹竿哩，不然一掉进“飄堡”就出不來了。这个水泡在我們遇見到的中間不算小了，里面会不会隱藏着飄堡呢？但是，返回去也有危險，不如冒險走一走看。我們首先沿着野兽踏出来的小道，穿过了几个孤島。但越往前走水越深，一不小心，靴筒里就要灌进水了。回头看时，后面也是灰茫茫的一片，往前往后都是一样，那就豁出来走吧！脚趟处，周围十多公尺的草皮，都象弹簧一样地跟着陷了下去！輕点，把步子放得勻一点，当心第二脚把这薄薄的草皮搥穿！注意，草皮真要跟你一齐沉下去的話，馬上躺下去，水已經漫过膝盖了，靴筒里也灌滿了，前面是水葫芦草了，还能走嗎？步子大一点，快一点，走过去就到了……手心里捏出了一把冷汗，眼睛都睜圓了啊！老江和我就这样手挽手地向前走，互相鼓励着。

太阳已在西沉了！天黑前要出不了这个水泡可真危險啊。但前面不远黑幢幢的不是一座柞树林嗎？是什么东西落在我們头上和脸上呢？草灰！順着风吹来燒荒的草灰！看来，离高地真不太远了啊！

我們終於踏上了高崗，拔下靴子，空了空那踏得咕唧咕唧响的水。这时候，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啊！老江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动了一动，他是在庆幸我們的胜利，还是感叹我們这种冒險呢？也許两种心情都有吧。

这时，天已在不知不觉中黑了下来。星光象是誰突然撒上去的一样，不知不觉地在晶藍的天上現出，它們閃閃爍爍搖擺不定，象沒有貼牢的水晶碎片，要從天上掉下似的。最迷人的是那一片荒火，剛一擦黑，火焰就活躍起來，它們燎成大片，象無數匹惹怒了的烈馬，血蹄亂竄，朱駝倒豎，老遠就刮來一股股熱風，呼出劈劈拍拍的響聲！

在這一些光亮和聲響里，最使人感到激動的是幾道平穩的車燈光，它們象劍一樣筆直地把這蒼茫昏暗的草甸，割成幾片。那軋軋的震動大地的機車聲，比什麼音樂不好聽？那由荒火和車燈構成的象一座不夜城的火光，比什麼奇景不瑰麗？現在，我們真是到了家啊！儘管早就知道這裡的人和我們並不相識，但他們是我們的同志！

果然，這是別的農場的開荒隊。當我們從這黑暗的荒野里，走近他們時，小伙子們把我們當作親兄弟一樣接待。給我們披上他們上夜班的棉衣，拿出他們當夜餐的肉餡包子……我們互相詢問着對方開荒的情況。從他們和我們進軍的步伐里，看得出來，不出一個星期，這塊現在還沒有人迹的荒地，就將從地球上消滅！今天，在北大荒的任何角落裡，不是都已吹響了這種嘹亮的進軍號聲嗎？